

教育哲学教学参考资料

(供教育系77、78级用)

(一)

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

目 录

(一)

- 教育哲学是怎样一门科学.....张文郁
邱椿为姜琦的《教育哲学》作的序言(节录)
教育哲学的意义及其研究方法.....吴俊升

(二)(续)

- 分析哲学与教育概念的分析.....[美]樊星南
《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译序.....瞿菊农

(三)

- 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张焕庭 居思伟
试论教育本质的三种属性.....陈一百 孔棣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光明日报》评论员
关于道德的批判与继承问题.....黄万盛 王润生
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
美和美的创造.....蒋孔阳

教育哲学教学参考资料(一)

教育哲学是怎样一门科学

张文郁

1979

教育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现在用三个命题来说明。

一、教育与哲学

教育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现象和社会现象。人类开始用火和制造石器，制造其他生产和生活的工具，利用自然物质来满足生活的需要，从变享自然物质中认识物质，并在开始羣居生活中发展了言语器官，有了简单的语言，从而得以相互传授生活和生产的经验，并从而促进了人的智力的发展：人类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出现了最初级的教育活动。距今约七千年以前，人类羣居生活中形成了母系氏族公社，出现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制陶手工技术，后来在陶器上刻画的符号是文字的先驱。那是对自然界只有一些朦胧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上只有一些幻象，对宇宙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从而形成宗教思想，崇拜各种图腾。距今约五千年前，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父系制确立，阶级社会的因素开始萌芽，在生产上发展了有组织的农业、畜牧业、陶器制造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出现了冶铜技术，进一步发展了制造工具的能力。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认识，开始能够适应天时、气候和季节来提高农业生产，语言和契形文字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生活。在氏族公社时代的后期，有专司宗教和教育的老年人，有简单形式的教育活动。在奴隶制社会中，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

和奴隶主统治的需要，在古代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奴隶制国家中，都出现了有组织的教育形式和手段，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哲学家，产生各种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在以后各个社会历史时期，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工具和手段，在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组织的教育，同生产技术的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提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方面，教育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和纽带。教育同社会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联系，教育不能脱离一定社会的政治，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制约，教育必须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总之，人类自从开始群居生活以后，就有教育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凡是人类生活的各种活动都有教育活动在内，而且是人类社会生活得以延续所必需的活动。具体地说，人类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意识、生产科学技术，以及人类社会成员的智力和体力的发展，都需要教育来培养和传递。

哲学是对宇宙和人生的意识，就是通常所识的一句话：“哲学就是世界观”。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意识，都有他的世界观，因此每一个人不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都有他的哲学，但是这种世界观（或称哲学）是浑然存在的，还不是专门探讨真理的客观规律而作专门研究的哲学家所谓哲学。在学术上所谓哲学，是哲学研究者对于宇宙和人生的客观规律进行自觉的、有目的的探究，形成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综合的理论。在学术上，各门学科都同宇宙和人生的研究有关，但都占一个部门，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都是研究宇宙或自然的一个部门或一个方面；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生或社会的一个部门或一个方面。由于科学的发展，出现一些边缘，交错的学科，如生物化学、量子化学、遗传工程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工程学等，大多是二个部门学科或几个部门学科交错

综合。而哲学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综合理论，对宇宙和人生作整体的综合研究，给各门学科作方法论的指导。哲学研究者由于所处的社会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不同，其所持哲学观点也各不同，其最根本的区别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唯心主义世界观存在着对立的矛盾。只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才能对宇宙和人生作出正确的批判和综合。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主要是指培养人的世界观，培养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正确的认识，培养人享受自然物质，推进社会发展，使人人与人之间处在一种正确合理的关系之中。在人的培养过程中，这些活动都涉及到哲学的领域，因此，在教育活动中，需要一种正确的哲学作为指导，而且一时代的教育总是被决定于那一时代的哲学的，从一般意义上说：哲学是教育的理论，而教育是哲学的实践。

二、教育学与教育哲学

从古代到现代，在很长时间里许多哲学家和教育家从事于教育规律的研究，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涉及到一些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例如中国古代的孔子，是处在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交替时代的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有长期的教育实践，也有丰富的教育理论，他的门人弟子所辑的《论语》一书，汇集了他的教育思想，其中也有带有规律性的教育理论。孔子虽然在这一著作中阐述了一些教育和教学的规律，但这部著作还不是一部严整的系统的教育学著作。孔子学派的后继者思孟学派所撰《学记》，用托古喻今的写法记述古代的教育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特详。这一学派还有一篇著作《大学》，阐述了“大学之道”即教育目的。二篇联系起来看，是中国古代比较完整的教育理论著作。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所著的《理想国》中描述了一个教育体系，探寻“理想国”中的教育规律，可以说是西方最

早的关于教育的理论，但也不能说是一部完整的教育学著作。十七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写了几本教育著作，其中著名的是《大教学论》（1632年），系统的总结了前人和自己的教育经验，提出了关于教育制度、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几方面的卓越的见解，为近代教育学打下了基础。十八世纪后半期，教育学开始成为一门学科，並列入大学的课程，最早的是一七七六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以哲学教授兼主教育学讲座。康德死后，德国哲学家赫尔巴特继承了教育学讲座，並于一八一〇年设立教育研究所，，历时二十二年。赫尔巴特著有：《普通教育学》（1806年），《教育学讲义纲要》（1835年），成为现代教育科学的先驱者，十九世纪中叶起，德、英、法、美等国的大学也都设立教育学讲座，但那时的教育学的讲授，都是由哲学家讲授，教育学还只是哲学的一大支流。

德国哲学家，心里学家冯德，于一八七九年在来比锡大学创立第一个心里实验室，到今年正好是一百年。冯德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儿童的心理，对于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也产生了影响。二十世纪初，德国教育学者拉伊和梅伊曼创立了实验教育学，使教育学的研究从哲学的探索中转到科学实验，开辟了教育研究的一个新的場所。自从实验教育学出现以后，欧洲一些教育学者认为，在教育领域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所得的成果是教育科学，或者叫作教育学，利用教育科学所得的成果，从一个更加综合的观点来分析综合这些成果，便是教育哲学。教育哲学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人类教育的过程，所以教育哲学是对于教育的批判和综合的理论研究。

教育哲学是教育研究上的一个综合阶段，抽绎出教育学的一般理论，因此可以说它是教育学的一个部门，或者说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教育哲学同时又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或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为哲学是研究宇宙和人生的综合观点，用这种观点来分析综合教育实

践，评价教育的作用和价值，得出哲学上的观点。

三、教育哲学的由来及其派别

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不少哲学家都有一些关于教育理论，特别是一些有教育实践的思想家还能摸索到一些教育的规律，发表过一些比较系统的关于教育的论著，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他们有他们的教育哲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来命名为教育哲学，则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罗生克兰茨写了一本《教育学的体系》

（1848年），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用英语译作《教育哲学学》，这或者可以说是“教育哲学”命名的由来。二十世纪初期，欧、美教育家用《教育原理》，《教育哲学》为书名出版的著作逐渐多起来，比较完整而系统的著名著作要数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所著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杜威的这本书原来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教育哲学一门课程的教科书，为了表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观点，采用这个书名，但仍以《教育哲学引论》作为第二书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欧、美各派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有不少教育哲学的著作出版，他们站在各自派别的立场，运用各自派别的哲学观点来表述他们的教育哲学。如：实用主义学派，与杜威同时代的克伯屈的《教育哲学提纲》，实用主义学派的一个支派，改造主义学派布拉梅尔德的《急需一个改造的教育哲学》，欧洲新教育学派罗素的《教育与美好生活》，要素主义学派巴格莱的《一个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的纲领》，永恒主义学派赫钦斯的《教育中的冲突》，新托玛斯主义学派马里坦的《教育在十字路口》，存在主义学派布贝尔的《品格教育》，新行为主义学派斯金纳的《学习的科学和教学的艺术》，结构主义学派皮亚杰的《教育原则与心理学的依据》布鲁纳的《教育过程》，等等。当代各派教育哲学家都想用各

派的哲学观点，提出各自的对于教育见解，并运用这种综合的教育理论来指导教育实践。

当代各派哲学家从各个侧面来探索教育的规律，他们所写的教育哲学著作名目繁多，表述的方法多种多样。但从逻辑结构来说，教育哲学所研究的，不外乎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价值论、教育方法论等这样几个方面。

哲学上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派别的斗争，教育哲学上同样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派别的斗争。唯心主义的教育哲学研究，从康德、赫尔巴特的教育哲学讲座算起，已经有二百年；从罗生克兰茨写的《教育学的体系》算起，已经有一百三十年；从杜威的教育哲学讲座算起，也已经有六十多年。当代各派教育哲学，除了一些从心理实践和教育实践的实际中获得的一些成果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外，基本上都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因此，教育哲学虽有各种派别，但严格区分起来只能两个派别，即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哲学；一是各种唯心主义的教育哲学。二百年来，唯心主义教育哲学占领着哲学论坛。一百多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对教育的本质，即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的关系等，曾作出许多精辟的分析。近半世纪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样也作出许多精辟的分析。但是，在教育学领域，对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哲学的系统地研究还很年轻。因此，怎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哲学，写出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哲学的专著，正确地阐明教育的规律，指导教育的实践，这是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邱椿为姜琦的《教育哲学》作的序言(节录)

1933

教育哲学是一种新兴的学科，其形式与内容至今尚未十分确定，所以教师们讲授此科时常因观点与兴趣的殊异，而采用下列几种不同的讲法：

一、阐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细分起来又有两种讲法：第一，讲明哲学中几门学科和教育的关系。例如那笃尔普(Natorp)的《哲学与教育学》即采用此法而说明哲学，伦理学，论理学，美学和教育的关系。杜威(Dewey)讲授《教育与伦理学》和《教育与论理学》二学程时亦采用此法，在国内大学中也有些朋友用此法讲授教育哲学。这种讲法，体系严密，首尾一贯，是其长处；但有时讨论哲学的地方太多，讨论教育的地方太少，未免喧宾夺主。

第二、讲明各家的哲学与其教育思想的关系。例如：杜威曾讲授《教育与哲学之历史的关系》一学程，从培根(Bacon)说起，叙述各家的哲学与其教育思想的关系；批评其得失，最后提出“工具主义”的教育哲学与各家哲学比较，以作全学程的结论。这种讲法，固然很好；但若自己无独创的思想体系，未免(东施效颦)之几。据我所知道的，国内尚无人采用此法以讲授教育哲学。

二、叙述近代各派的教育哲学

这种讲法将近代大教育家的思想分为若干派，如自然主义，实验主义，理想主义，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等教育哲学；详论各派的历史背景，主要代表，流派，影响等；並比较各派得失而决定其真正的价值。英国教育家亚当姆斯(Adams)的《教育理论之演进》，罗斯克(Rus)的《教育之哲学的基础》比利时教育家德侯夫尔

(Dehorre)的《教育哲学概论》都采用此法。国内大学中有些朋友也用此法讲授教育哲学。这种讲法和近代教育思潮的讲法差不多，其长处在于能介绍教育哲学的各种观点，使学生的思想不囿于一隅；但范围广泛，颇虽深入，许多重要的教育哲学问题都不能详论。若学校课程内有近代教育思潮一科，则上述讲法又有床上架的毛病。

三、陈述各国教育之哲学的基础

这种讲法先分析现代主要国家的哲学趋势；次述各国的教育思潮；次述各国的文化背景与国民性；最后提出各国教育的特征或中心思想而略加以批评。例如闾德尔(Kandal)所编的一九二九年的《教育年鉴》内，载有各国教育名家如费奢(Fischer)，萨得尔(Sadler)，克拉克(Clarke)等讨论英、德、法、美、意、日的教育之哲学基础的文章，颇能显示教育哲学的一个新途径。国内大学中也有些朋友拿此书做根据来讲授教育哲学。这种讲法的长处，在能显示各国教育的特殊精神，更切于实用，而更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其短处则因学术无国界，若分国讨论，未免支离割裂，不易看出世界教育哲学之普遍的潮流。

四、研究教育哲学问题

这种讲法以团体讨论为基础，先由教师提出若干教育哲学问题，如自由与权威，个人与社会，兴趣与努力等；次分学生为若干组，使其对于这些问题作初步的讨论；次集合各组共同讨论；最后教师归纳讨论的结果。克柏屈(Kilpatrick)最善于运用这种方法，国内大学中也有许多朋友采用这种讲法。不过克氏所提出的问题，除极少数外，既非哲学，又非教育，颇觉美中不足。这种讲法的长处，在能刺激学生的思想；其短处则发言盈庭，莫衷一是，颇费时间。

五、讲述一派或一家的教育哲学

这种讲法根据一派或一家的著作，令学生精读，讨论，发挥。例

如杜威的弟子则根据《民本主义与教育》凯欣斯泰奈 (Kerschensteiner) 的弟子则根据《陶冶原理》尼恩 (Nvrr) 的弟子则根据《教育之事实与原理》等书，令学生熟读，精思，涵泳，体察，讨论，阐明，补充，批评。国内大学中也有许多朋友采用此法。其长处在于能探讨一家教育哲学的精蕴，使学生终身受用不尽；其短处在使学生置守一家的意见，不能博观世界教育思潮之全体。

六、探讨教育价值

这种讲法以教育价值为研究中心，介绍近代大教育家的教育价值论，说明这些教育价值论和各国教育精神的关系，提出此时此地所应论重的教育价值。例如梅斯尔 (Messer) 的《教育学之哲学的基础》差不多完全讨论教育价值与其他文化价值的关系。施勃郎格 (Spranger)，凯欣斯泰奈的著作中也极注意教育价值或陶冶价值的问题。这亦是研究教育哲学的一个新途径。国内大学中也有些朋友采用这种讲法。其长处在于能指示世界新文化与新教育所应走的路线；其短处在漠视教育哲学中其他重要问题。

七、研究历代教育哲学变化的规律

这种讲法以经济史观为出发点，说明各时代教育哲学的阶级性，解释历代教育哲学，制度，课程，教学法，训育法的变化与经济制度的变化之关系，并预测新时代的教育哲学与制度之性质。涂尔干 (Durkheim) 的《教育与社会学》即采用此法去说明历代教育均为社会产儿的原则。现在社会主义的教育家对于这种理论已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亦是研究教育哲学的一个新途径。国内大学中也有人用此法讲授教育哲学。这种讲法的好处在于能解释教育哲学的变迁之原因并预测其将来的趋势；但有时曲解事实，抹杀文化中其他原素在教育上的影响，未免近于武断。

八、陈述教育的根本原理

这种讲法要叙述教育之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原则，和课程，教学法，训育的原理等。美国有些大学用捷蒲门(Chapman)和康兹(Counts)合著的《教育原理》为教育哲学的教科书。该书所陈述都大抵为教育上之心理的与社会的原理。飞恩尼(Finney)的《教育之社会的哲学》也大抵陈述教育之社会的原则。荷恩(Horne)的《教育哲学》则除心理的与社会的原则外，还讨论到生物的，生理的，哲学的原则。这种讲法颇像教育原理或教育社会学的讲法。其长处在于切于实用；但对于哲学的研究不能深入，是其短处。

九、批评现代的教育

这种讲法要根据某种哲学上的观点去批评现代的教育政策，课程，方法等。例如波特(Bode)的《近代教育理论》即是根据实验哲学的立场去批评美国的教育政策，课程，方法的。这种讲法颇切于实用，更易引起学生的兴趣；但研究的对象有时近于琐碎支离，不能完成严密的哲学体系。

十、发表个己的教育哲学

这种讲法先根据某种哲学上的立场以构成一种宇宙观，人生观，知识论；再根据哲学上根本假定以解释教育本质，确定教育目标，估量教育价值，批判教育方法等。欧美教育家讲授教育哲学，大抵都能独标所说，而不屑人云亦云。国内大学中也有许多朋友在创造的方面努力迈进。这种讲法之长处在于能独辟一新蹊径；但学生昧于他派教育哲学，无比较观摩的机会，是其缺陷。

上述教育哲学的十种讲法，是许多朋友所常采用的。我在各大学讲授教育哲学时也会尝试过其中的几种讲法，但每次尝试都完全失败。自恨资质鲁钝，心有余而力不足，使信学问成就，都有命分不可强求。

教育哲学的意义及其研究法

(节选自吴俊升著《教育哲学大纲》第三章) 1934

甲教育哲学的意义

教育哲学的概念 教育哲学乃是一种新兴的学问，它的内容如何，至今还没有确定，所以同一“教育哲学”名词，指称许多不同的对象，因而发生意义的纷歧。从历史方面来考察，教育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这个名词，大概最初发生于美国。十九世纪末叶德国学者卢圣克让兹这部著作的原名和内容而论，乃是从教育学的体系或以教育哲学来指称教育学的体系，这是最初的一种意义。在这部译本而后，美国人所著的第一部教育哲学乃是 H. H. Horne 在一九〇四年发表的 Philosophy of Education。这部书分述教育的生物的、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和哲学的五方面的基础，就其性质而论，仍是教育学的体系，不过略带理想主义的色彩而已。一九一二年马克沃纳 (Mac Vannell) 的 Outline of Course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乃是首先从哲学的知识论和社会观等，来讨论教育问题的一部著作。杜威的巨著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它是副标题是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这部巨著的内容，乃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哲学对于教育目的、教材、方法、教育价值的应用，而构成的教育哲学的体系。克伯屈 (Kilpatr) 的 Syllabu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则是对于教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讨论，其讨论系根据哲学的观点。在法国方面，Edouard Raehrich 首先用“教育

哲学”这个名词，他所著的一部书，即名 *Philosophie de l'Education*。这部书的内容，乃是大部分根据顾尔努(Cournot)的哲学来规定教育的目的、课程、训育、教学方法种种要素的。该书的副标题亦名《普通教育原理》。比利时的教育家德贺夫(Fr. de horre)所著的 *Essai de Philosophie Pédagogique* 内容系说明教育学说系根据哲学家的人生理想而定。有那一派的人生理想即产生那一派的教育学说，德贺夫(De Horre)的教育哲学，似乎代表一种阐明教育的哲学基础的学问。从以上所举的几部重要的以“教育哲学”为名的著作，已经可见“教育哲学”这一名词，所指称的对象，各不相同。

再就各家对于教育哲学的定义而观，也互相差异。这是不足惊异的，因为对象不同，定义也自然不同了。有的学者根据哲学的综合性，认为教育哲学，乃是综合教育科学的知识而成一整个的系统的学问，如德国的泡耳生(Paulsen)克里克(Kriek)，美国的柏格莱(Bagley)对于教育哲学的定义，即是如此。有的注重哲学中与教育最有关系的一部分，即是价值论，而认定教育哲学为根据价值论来批判教育价值的学问。如德国的梅瑟耳(Messer)美国的波德(Bode)等人，对于教育哲学的定义，便是如此。又有一派学者，认为教育哲学，乃是从哲学观点论教育，更从教育的观点论哲学的学问。如德贺夫即取此定义。

教育哲学的对象和定义如此纷歧，我们如其要在不同的对象和定义之中，选取其一，而排斥其余，是不合宜的。因为当一个名词的社会意义，没有确定以前，任何人有用以指称他所认为相宜的对象的自由的，惟有在约定俗成以后，才不能别取歧义。还有我们如其勉强选择一种定义，那么我们所讲的教育哲学，便不得不落于一家一派的窠臼；可是正惟本门的学问的内容不定，却更应并举本门学问所包举的

各方面，不应仅绍述一家一派的学说。既然如此，我们不应采取一家的定义而专攻一种对象，却宜采取教育哲学最广泛的意义，可以兼包各家研究的对象。这最广泛教育哲学的定义如何确定呢？应从各家定义和各家所研究的对象的通有性入手。我们只要从以上略举的各家定义和各种对象考核一下，便可发现一种通有性，即是所有教育哲学，均在于明认哲学和教育的密切联系，探讨教育所根据的哲学的根本原则。现有的教育哲学的著作，无论其为教育学的体系，无论其为一家哲学对于教育的应用，无论其著重哲学的综合性，无论其著重哲学的价值论，无论其为从哲学的观点论教育，无论其为从教育的观点论哲学，均不外阐明教育的基本原则。本此通有的性质，我们似可得著关于教育哲学的一个普遍的概念，即是：教育哲学的发生，由于教育与哲学的关系的确认；其目的在于探究教育所根据的哲学的根本原则，並批评此等根本原则在教育理论和实施上所生的影响。

根据这个假定的概念，可以决定教育哲学和相类的教育学和哲学的关系。教育学乃是根据基本原则而制定的关于实施的原理。教育哲学乃是教育学所根据的基本原则的探讨与批判。教育学所研究的仅限于教育历程的本身，教育哲学则研究到影响教育历程的社会历程和人生历程。我们可以说教育哲学，乃是更深刻，更广泛的教育学。（德国有许多教育学为名的著作，其实乃是教育哲学的著作。）

教育哲学和哲学的关系，如同应用科学对于纯粹哲学的关系。教育哲学，乃是应用哲学的一种，把哲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教育的理论和实施方面，便是教育哲学。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同是应用哲学，不过应用的境地各不相同罢了。

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现代的教育学者往往将教育哲学和教育科学两者相提并论而发生几个重要问题：1、既有教育科学是否还需要教育哲学呢？2、如其教育哲学是必要的，他和教育科学应该如何分

野呢？

这两个问题，与教育哲学的意义有关，不得解决，教育哲学的意义还不明了。我们应该略加讨论。

既有教育科学是否还需要教育哲学呢？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与哲学和科学的普通关系的变迁有关。我们在第一章论哲学和科学的分野时，已经说过科学的领域，逐渐缩小，因此实证主义者根本否认传统的哲学的存在而认为科学可以替代一切而无意间主张所谓“科学主义”（*scientism*）哲学和科学的普通关系，既有此种新认识，因而在教育范围以内，也自然发生教育哲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的问题。还有就教育范围本身而论，自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科学的方法，应用到教育的研究以后，关于教育事实，获得种种实证的知识，这些知识组织成各种的教育科学，如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验、教育统计学、教育社会学、实验教育学等等。这些教育科学，使得教育的原理和实施，得有一个合理的基础，逐渐使教育学离开经验的（*empirical*）境界而入于合理的（*rational*）境界，它们的贡献是很大的，它们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而教育哲学呢？始终讨论同样的几个问题，没有显然的发展和进步，与教育科学的成效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因此教育界对于教育哲学不免有菲薄的意见，而发生教育哲学是否必要这一问题。主张激烈的，甚至根本宣告教育哲学的死刑。即如德国的教育学者克雷西玛（*Kretzschmar*）曾著一书，即名教育哲学的末运。（*Das Ende der Philosophischen Pädagogik*）

以上所述乃是教育哲学是否必要，这一问题发生的经过。现在我们要就问题本身考核。究竟有了教育科学是否还要教育哲学呢？根据第一章的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普通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独立而失去它的研究对象，若是根据“科学主义”来反对普通哲学，因而连类而及的反对教育哲学，这是根本错误的。根据第二章研究的结果，我们见

到教育和哲学有密切的关系，教育的目标 and 价值甚至教学的方法，有赖于哲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功夫正是教育哲学的主要职能，非是教育科学所能代替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证许多有权威的学者的言论。

柏格莱首先为教育哲学辩护，他说：“科学给我们以事实，事实本是很重要的，可是科学不能给我们以理想，更不能教我们根本如何选择理想。理想的选择，不是科学家的事而是哲学家的事，所以除教育科学而外，应有教育哲学和它并行”。（Bagley and Keith Introduction to Teaching P. 258）

柏格莱为波德的《教育哲学大意》（Fundamentals of Education）作序言，又重言申明教育哲学专有的职能，他说：

“……可是有些问题，不是教育科学，也不是教育史所能完满解决的，科学能帮助教师实现他的目的和理想；历史能示教师以前人所努力求其实现的理想。但是教师应该努力达到的目的和理想是什么呢？现代教育的趋向应该是什么呢？应该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决定教材的选择、学校的组织、教学的方法，以及教师和学生关系呢？这些不仅是反复发生的问题，乃是些根本的问题。教育哲学的研究，不能也不当代替教师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它应该帮助教师，使他们能解决这些问题。”（序言 10 — 11 页）

波德的见解，和柏格莱完全相同，他说：“大家早已就承认了，教育原理或教育哲学，和教育科学有所不同。教育哲学所讨论的是态度，价值或进步。科学给我们以各种有组织的和确定的事实。可是这些科学，应如何利用，是另一问题。教育哲学必须给它一个答案。教育哲学的职务，不在事实的发见而在事实的解释。”（波德《现代教育学说》Bode, Modern Educational Theores. P. 340 — 341）